

# 虔诚的祝福

## 作者：黄碧珍



认识吴夏兰文友该是10几年前的事吧，有一天雯飞来电话说，本星期六她要带一位前开明中学的学友到作协会所与我相识，我听了好高兴，但心里就一直嘀咕到底是谁呀！

星期六这一天，近中午时她们到了会所，经雯飞介绍，我俩就握手相识了，一见面她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大方，人很随和又面善，没有大学姐的架子，平易近人，让我一见如故，实说，她该是我的学姐，她是63届的，我应是67届的。

认识后，因我俩各自住的地区相距好远，经常只通过电话联系，相互问候，关爱，除非大家都到会所才能聚在一起谈心。

夏兰爱好写作，文笔又好，经常把文章发表在泗水《千岛日报》，认识了她，我就要她把文章寄来《国际日报》耕耘版发表，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她真的很勤快，10几年来写了好多篇，有旅游的，纪念母亲，长兄的，社会百态，同学情，他们吴氏与黎氏的家族的相聚大联欢的文章等，5、6年前我就一直鼓励她出书，但她总是很低调又谦虚的说：“不好意思，写的不好”。

我就对她说，

莎萍兄讲的，我们写的文章正如自己的孩子，好坏都得接受，况且我们经过30多年华夏文化被封闭了，大家都靠自修不断的在耕耘，文章好坏有没有什么尺寸能来量的吗？出书是每个写作者的愿望，主要是给我们下一代人留下一个纪念，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一代永不停歇的还继续地传承我们的优良华夏文化。

当时我只好把她发表在耕耘版或其他我知道的文章先代收起来，要是她想通了，要出书，文章就

齐全了嘛。直到去年我再出版第3本文集，又经东瑞，瑞芬他俩，莎萍兄的鼓励她才决定要出书，真让我好高兴，即是在疫情的实虐下，文友们还继续勤写出书，让中华文学百花齐放在千岛之大天地。

在此我祝福再祝福吴夏兰文友的新书，期待在不久就会面世与大家见面。（完）

黄碧珍

写于2022年  
2月23日于雅加达

# 从夏兰出书到“小水滴”

## 作者：金梅子

继王芳文友的三语文集出版之后，夏兰文友也在筹划出书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内心十分高兴。出书原是今代文人的理想。能出书，等于完成了一个愿望。最低限度。它含藏着昔日的成就与荣耀。

两年了，疫情严重，人人自危，在这非常时期。我们发现仍有多部新书相继出版。如新报李卓辉总编的【磨难奋进，生命礼赞】；原印华作协副主席狄欧的【狄

欧文集】；印尼女婿寒川的【世说寒川】；东区吴开森的【傲游四海】；王芳的三语文集【艺术人生】；王伟豪的【幽默人生】；马咏南的【马咏南文集】；碧珍的【春华秋实】；高鹰的【人生之梦】；林越的【乘风破浪】等。诸文友不畏“严寒”，在此困拮时期仍将出书问题摆在心头，为贫瘠的印华文坛灌溉追肥，难能可贵。

夏兰文友筹划

出书，她跟我谈起，并希望我能为她写几个字鼓励鼓励。我近年来大病一场，又碰见种种生活上的大考验，情绪极其低落。尤其眼睛也不好使，打小字很费力，所以迟迟不敢答应。不过考虑到夏兰文友平日对印华文坛很关切，对待文友也很热心，再加上她这是头一回出书，啼声初试，应该为她拍掌鼓励。当时也考虑到，万一到时实在交不了差怎么办？那就只好效仿王芳文友一样，送

一幅彩画庆贺。王芳文集“三语”集与“三鱼”谐音。和该书的取材还是颇有创意的。

能激发自己写成这篇东西，说起来，倒是牵扯上一个机缘。那是几天前，我无意间在新出版的“东盟文艺”（印尼版）看到蜕变后的“耕耘”，这其中还有主编莎萍兄的“小水滴”。拜读之下，内心有点感伤。我仿佛看到年迈的莎萍兄正站在他寄居的田园上

无奈地耕作。当时心里想：这几颗久违了的“小水滴”，除了出现在田园之外。会不会也溢满在他老人家的眼窝中？毕竟，能将“耕耘”苦苦带上五百多期，不容易！

届此壬寅年降临，我们期盼“福虎生威，万象开泰”。除了为夏兰文友出书鼓掌之外，也顺便为“耕耘”拭一拭眼泪，够了！（完）

金梅子  
写于2022年2月6日